



独闯金三角

[俄罗斯] 季尔·布雷乔夫 著
王志冲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独闯金三角

[俄罗斯] 季尔·布雷乔夫 著

王志冲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闯金三角/[俄]季尔·布雷乔夫著;王志冲译.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5

(小魔女阿丽莎)

ISBN 978-7-5324-8663-2

I. ①独… II. ①布…②王… III. ①儿童文学—
科学幻想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148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0-655号



小魔女阿丽莎

独闯金三角

[俄]季尔·布雷乔夫 著

王志冲 译

责任编辑 熊喆萍 美术编辑 陈振宇 封面设计 黄琳
责任校对 王曙 技术编辑 陆赟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8 字数 110千字

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8663-2/I·3212

定价:1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 言

季尔·布雷乔夫——当代人(1934—2003),科幻作家。

阿丽莎——未来人(2071—),活跃在科幻小说中。

善良、聪慧、活泼、勇敢的阿丽莎,在俄罗斯知名度很高。

虽然,阿丽莎不是超人,但她以天真烂漫、活泼可爱,以及所展现出来的稚气十足却又歪打正着的独特魅力,使无数小读者如痴如醉。阿丽莎系列故事的另一大特色,是科幻与童话、神话巧妙结合。什么小红帽、美人鱼、骑扫帚的巫婆、阿拉伯妖精、古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和微波测听器、会喜会忧的聪明飞船、状如电梯的时间机器等交错出现,使故事内容变得悬念不断,余味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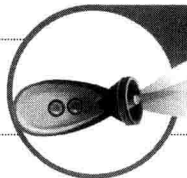
布雷乔夫勤奋笔耕,健康透支,积劳成疾,早逝于创作力依然旺盛的2003年。

他是一位童心未泯、奇思横溢、博学而谦逊的年轻老人。他曾函告,已在动笔写一部新的科幻小说,未来世界女少年阿丽莎身边将出现一个中国男同学,姓王名志冲,他们结伴去了往昔时代,登上杰出航海家郑和的大船……

他是一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可敬长者。他以或轻灵或凝重或亦庄亦谐的笔触,以别出心裁的故事情节,讴歌抑恶扬善的精神,谴责侵略和杀戮,主张正义与和平,反对自卑和怠惰,赞美自强与进取。

他对中国怀着友善的、亲切的感情。在《聪明飞船》一书中,他描写在一届全球少年“地一月一地”飞船航天友谊赛中,上海队参赛并获得冠军;在另一部小说《独闯金三角》中,他精心塑造了一位享誉银河系的中国百岁教授,既壮心不已又和蔼可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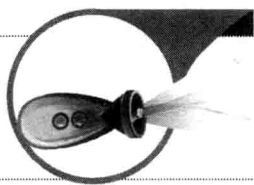
他曾热切地表示，要来中国，到北京登长城，去西安看兵马俑，并到上海和我相见。

他在来信中说：“促进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乃是儿童文学作家的责任。”

季尔·布雷乔夫留下宏富奇美的精神食粮，给俄罗斯读者，给中国读者，给世界读者，一代又一代……

王志冲

2011年4月



目录

1

沙漠绿洲

24

失踪

60

谢拉菲娜伯爵夫人的助手

73

线索伸向曼谷

91

金三角的匪帮

沙漠绿洲

要不是爷爷的话，阿丽莎根本不会结识女侦探寇拉，也不会在金三角经历种种惊心动魄的冒险。

小阿丽莎那会儿才五岁，爷爷带回家一把小提琴，宣称他发现阿丽莎具备超常的辨音力，因此现在就该学习音乐，将来才能成为优秀的小提琴家。

整整一年，阿丽莎跟着女老师雅柯芙列芙娜学琴。爷爷坐在旁边听课，乐不可支，自我陶醉，因为他感到他的期望必将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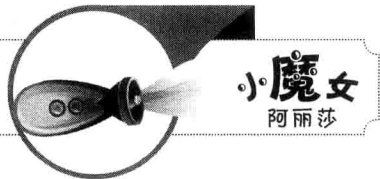
一年后，阿丽莎反抗了，表明自己要当消防队员。为了这件事，两人在家庭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最后爷爷当然自认失败，阿丽莎把小提琴藏进了柜子里。女老师雅柯芙列芙娜转而去培养其他天才儿童，而阿丽莎也没当什么消防队员，倒是在少年生物学家研究站里忙忙碌碌，兴致勃勃。这个研究站隐现在莫斯科果戈理林阴道旁那些棕榈树和猴面包树底下。

阿丽莎有个秘密：偶尔，趁着大人都不在家时，她会从柜子里取出小提琴，拉给自己听。真的，当没有人强迫你的时候，你会产生做某件事情的冲动。当然，这样的愿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得越来越少……

不过，有一次，那是已经在读六年级的时候，阿丽莎拉琴的才能，在科学方面派上了用场。

阿尔卡沙开始进行音乐对植物生长影响的实验。他相信，人们固有的观点错了，其实植物并不迟钝，更不是无感觉的。只要你关爱它们，它们便会百倍地回报。这不，阿尔卡沙在玫瑰花丛旁边放置一台收录机，播放古典音乐给鲜花听。





小魔女 阿丽莎

阿尔卡沙换着录音带，把近两百年来所有作曲家的作品轮番放送，但一点儿也没用。

他这种徒劳的实验，不知怎么的，被帕斯卡知道了。他立刻说，阿尔卡沙这样进行实验不对头，因为玫瑰花不要听交响乐和康塔塔器乐作品。玫瑰花爱听优秀的爵士乐，或者是由爵士乐演变而来的摇滚乐。这是 21 世纪舞台音乐的两个主要流派。

阿尔卡沙没本事和帕斯卡争辩，所以对方换上了自己的录音带。到傍晚，玫瑰花丛的叶子尖端，随着乐曲的节奏，微微颤动起来。帕斯卡眉开眼笑，哇啦哇啦，嚷得整个莫斯科全都能听见，说他有了划时代的重大发现。

又过了三天。闹哄哄的乐曲声，不仅使少年生物学家们，而且使附近的居民都听得厌烦了。连林阴道上的鸟儿也停止了鸣叫。玫瑰花丛虽然受到噪声的抑制，依然继续生长着，而帕斯卡却久久没有在研究站里露面，因为他又开始了一项全新的、了不得的游戏——争夺闪电式多米诺骨牌赛少年组世界冠军，没办法说服他返回研究站。直到第四天，他才打发一个老头儿来到果戈理林阴道。这老头儿身穿缀着小亮片的皮衣皮裤，声称录音带是他的，他不听这种乐曲就无法入睡。

小生物学家们把录音带归还给原主，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开始享受这难得的宁静。

他们享受了一整天的宁静以后，阿尔卡沙来找阿丽莎，问：

“你小时候跟老师学过小提琴，对不对？”

“对，不过幸亏我赶紧逃出家门，住在树林里，像个野人，靠吃野蜂蜜维持生命。如果在林子里看到一个小提琴手，我准会咬得他遍体伤痕累累！”阿丽莎回答。

阿尔卡沙歪着脑袋听阿丽莎讲完。他有时候思考得不快，但最后总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这回也是如此，他稍稍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

“这是讲笑话！”

话音没落，他自己开心地笑了。

“我的笑话当中有真实的成分。”阿丽莎有言在先。

阿尔卡沙并没有被吓退。他一副郑重其事的神态。

“拉小提琴，你没有完全荒废吧？”他问。

“我干吗荒废掉呢？”

“过了许多年了，当时你还是一个没上学的小女孩。”

“伙伴，你要干什么呀？你决不会这么无聊，随便地探问吧？”阿丽莎一本正经地反问。

“我能管住自己，从来不会无聊地随便探问。”阿尔卡沙回答。

“那你就谈一谈心里的打算。”

阿尔卡沙走到玫瑰花丛跟前。他察看着，愁眉不展地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实验都失败了。这些可恶的玫瑰花不愿意听音乐。不论是古典音乐，还是爵士乐、摇滚乐，都不愿意听。忽然，我琢磨着，这是因为我们请植物欣赏的音乐，并不是当场演奏的吧？我着手做这些实验，是因为在书里看到，中世纪的和尚为了让豌豆赶快成熟，在豌豆前面弹琴。你能理解我这些想法吗？”

“这挺简单的。”阿丽莎回答。

阿尔卡沙一时语塞。谁也不乐意承认思想简单。不过，因为他跟帕斯卡不同，不会让自己怄气吵架的。这不，他稍稍顿了顿，继续说：

“于是我灵机一动，心想如果我们试着为鲜花当场演奏乐曲，结果会怎么样？让它们直接聆听音乐！起先我想请一位小提琴手或钢琴家，甚至请一支乐队，可玛莎说，你小时候就学过拉小提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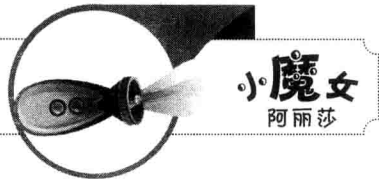
“你要我对着玫瑰花拉小提琴？”阿丽莎感到意外。

“就是这意思！你稍微拉拉，三四个小时就行，我们瞧瞧，鲜花听了你的演奏，会不会有所反应。”

阿丽莎摇摇头：“不，我全忘了。差不多有几年没有碰过小提琴。”

“差不多？”阿尔卡沙像钳子似的钳住了这个脱口而出的字眼。他立刻猜到，阿丽莎有时候是拉拉琴的，只拉给自己听。最后，阿丽莎不得不承认他猜得对。

第二天，阿丽莎带来了自己的那把小提琴。



阿尔卡沙预先考虑过风向和日照的因素，计算好与玫瑰花丛的最佳距离。他安排阿丽莎站在花丛旁的小路上，让阳光从右面照来。然后，他关照阿丽莎再等片刻。

“行啦！”他终于喊了一声。

长颈鹿兹洛杰伊跑到阿丽莎身边，朝小提琴低下头去，要闻闻这玩意儿。

“走开，这不是吃的。”阿丽莎说。

不料，居住在少年生物学家研究站里的其他动物也接连过来，想看看它们喜欢的小阿丽莎要干什么。阿尔卡沙只好把它们撵走。

这时候，阿丽莎开始拉简单的练习曲，因为她也得练练手指。小提琴乖乖地贴紧她的肩头。这把琴就爱这样的接触，它高兴得要唱起来。快帮帮它，抚弄它的琴弦！

阿丽莎果然演奏乐曲了。

不一会儿，她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听众，忘记了分分秒秒在迅速地流逝，犹如一群滑雪运动员从山上飞下……

阿尔卡沙走到玫瑰花丛跟前，开始观察。

他坚信，花丛不会对阿丽莎的小提琴演奏无动于衷。瞧，叶子对乐曲作出了反应，在微微颤抖，花瓣也张开了，为的是不漏掉每一个乐音。

“棒极了！”阿尔卡沙欢叫起来。

玫瑰花丛受惊不动弹了。长颈鹿兹洛杰伊一下子跑开，躲在猴面包树背后；小猿人赫拉克勒斯则跳上树去，藏身在茂密的树叶间。赫拉克勒斯是远古时代的小猿人，意外地闯入时间隧道，来到了 21 世纪。

“我担心你会把什么都搞砸了。”阿丽莎一边说，一边放下小提琴。

听众们都同意她的看法。

“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儿。实验获得了成功，因为在这一阶段，我们没有任何更多的要求。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阿尔卡沙不服输。

“和我没有关系。”阿丽莎表示。

“怎么会和你没有关系呢？我们要和你分享荣誉的！”

“我看，我和你在一起就不用想得到什么荣誉了。”阿丽莎故意抬杠。

她还在生阿尔卡沙的气，因为这个伙伴大喊大叫得不合时宜。

她把小提琴放进琴盒。

“有什么办法啊，既然你不肯帮我，我只好去请鲍罗廷四人演奏组，那是一些好心人。”阿尔卡沙说。

研究站里的这项实验到此告一段落，但阿丽莎的历险尚未开始。

吃晚饭时，阿丽莎坦然地告诉妈妈，今天拉过小提琴，是为了帮助阿尔卡沙进行一项实验，可惜毫无结果。

“不会有结果的，”妈妈说，“因为科学家已经证实，仅站在植物旁边奏乐唱歌甚至打枪，都不可能取得任何效果。”

“也就是说，这是一条死胡同？”

“不能这么理解！今天早晨，我在电视节目里看到陆甫教授。你知道一点儿陆甫教授的事儿吧？”妈妈笑了。

“我曾听说……”阿丽莎把握不大地回答，不过她很快记了起来，“对了，是他发明的重力发动机！对不对？”

“此外他还有许多发明，但重力发动机是他最重要的发明。”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概在上个世纪。”

“是六十年以前。问题在于陆甫教授快要到百岁寿辰了。”

“这跟小提琴和植物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十年前，杰出的陆甫教授便离开了上海的大学，离开了朋友和学生。他去了塔克拉玛干沙漠。”

“去了哪儿？”

“小阿丽莎，瞧你呀！”妈妈面露失望，她一直在企盼女儿成为学识渊博的人，“不妨想想看，你在学校里学到过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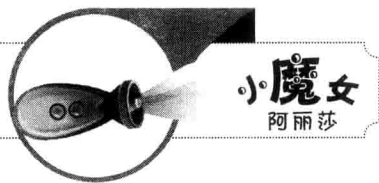
“妈妈，”阿丽莎承认，“学校里教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可那一天我病了。”

“你能肯定是这样吗？”

“是你不放我去上学的呀！我咽喉疼。”

“我不追究了，”妈妈说，“糟糕，我的女儿比我精怪。”

“好妈妈，请给我提示一下，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拿来地图，”妈妈说，“就能看到，在亚洲的中部，铺展着广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至今尚未被人所熟知。它从西藏向北绵延，面积达三十余万平方千米，状如巨大的盘子。那里由于群山环抱，下不着雨，因此地表十分干燥。从山上流入这个盘子里的江河，冬天都会封冻，因为那里天气寒冷，如同在西伯利亚；入夏又几乎全部干涸，在沙土中消隐不见。惟有最大的塔里木河，沿着沙漠的北边，流向大盐湖罗布泊。罗布泊湖水浅，湖面变化大，很难精确地讲出它的面积有多少……”

“妈妈！”阿丽莎惊喊道，“你是从哪里知道得这么多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吧？”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念大学的时候，曾经去塔克拉玛干沙漠旅行，甚至抵达过罗布泊湖。”

“可为什么要到那儿去呢？”

“因为我感兴趣。”

“光秃秃一片的沙漠，怎么可能使人产生兴趣呢？”

“首先，”妈妈不以为然，“沙漠并不是永远光秃秃一片，永远枯燥乏味的。作为未来的生物学家，你应该懂得，任何地方，哪怕最缺水的沙漠地带，也有生命在蓬勃地活动，只是采取特殊的形态而已。赤日炎炎，沙漠的居民躲藏在沙土底下或洞穴里面。酷热或严寒的季节，青草干枯，连灌木也掉落了叶子，然而春季到来，沙漠又会花草繁茂。阿丽莎，那草原上，像番红花、水仙、郁金香等鲜花，还有大量其他的花卉，一时间生长得茂盛。这种生机盎然、明艳华丽的景象，是全世界的其他地区所比不上的。植物迅猛地生长。它们必须抓紧时间，几周内便开花结果，留下饱满的花籽。与此同时，各种沙漠动物也匆忙地生下幼仔，喂养它们，并且为夏季、秋季和冬季储存食物。我们赶到那里去，就是要观赏沙漠之春。”

“妈妈，那我可太羡慕了，”阿丽莎说，“我到过许多星球，见过不少各种各样的花卉，却还从来没有机会欣赏沙漠的蓬勃景象。”

“我差不多有把握，只要你飞往塔克拉玛干一个月，就能看到充满生机的沙漠。”

“可我飞到那儿去干什么？”阿丽莎感到困惑，“我在莫斯科有一大堆

事情。另外，我还想去探望格罗莫泽卡。我好久没见到他了！”

格罗莫泽卡是阿丽莎的一个外星朋友，宇宙考古学家。

“那你听我讲下去，阿丽莎，”妈妈截住话头，“罗布泊湖的事情，我还没有讲完。”

阿丽莎不做声了。其实，她不明白那座沙漠湖跟她有什么关系。但今天妈妈已经表明，她比阿丽莎了解得多，而且这一点是没什么可争辩的。既然妈妈要显示自己的博学，那就让她讲个痛快吧。

“人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湖，但又对它缺乏研究。灌水入湖的河流，照例在冬季会干涸，连其中最大的塔里木河也是如此。然而在灌水入湖的几个内，河流居然能使这个湖扩展至数百千米。到夏末，它准会逐渐缩小，甚至分散为几个盐湖。然而，冬去春至，罗布泊湖又成了汪洋一片。湖岸上绿草萋萋，水浅处芦苇繁茂，候鸟成群地飞来栖息……”

“好妈妈，”阿丽莎忍不住打岔，“罗布泊湖的情形，我听得津津有味，但我为什么必须了解这些呢？”

“难道我没告诉你，物理学家陆甫教授就住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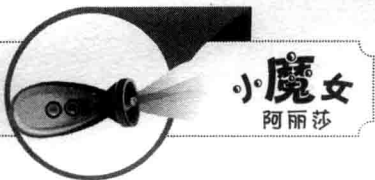
“太好了！”阿丽莎欢叫一声，“后来怎么样？”

“后来我听说教授在人迹罕至的沙漠中，在离罗布泊湖不远的地方，培植成一座奇妙的花果园。他认为实验尚未成功，所以暂时还没有向任何人详谈有关情况。不过人们已经得知，陆甫教授是利用某种射线对植物施加影响，这种射线促使植物即使在像塔克拉玛干这样贫瘠的沙漠地区，也能神话般地生长。看来，他的实验跟你和阿尔卡沙、帕斯卡做过的实验有相似之处。”

“可以打个电话给教授吗？”

“他不喜欢记者、旅游者和爱凑热闹的闲人。他觉得自己的每一分钟时间都是计算好的，没有理由用来空谈神聊。不过我想，只要你说明自己也在同一个领域里作出努力，教授会允许你去看看他的花果园。”妈妈微微一笑，仿佛觉得阿丽莎有点过于认真。

“可我怎么告诉他，想看看他的花果园呢？”阿丽莎试探着问，装作没有发觉妈妈的笑意。



“给他发电子邮件吧，”妈妈出主意，“老人喜欢古老的东西。”

阿丽莎回到生物研究站，正巧帕斯卡和阿尔卡沙在那里下象棋。在研究站里，这种情景通常意味着生物学小天才们在创造性的生涯中刚结束了——或者捕捉一条鲸鱼，教会它用尾巴站立，或者办个蚂蚁体育节，或者让邻近幼儿园里的孩子们长出扁平的尾巴来，可以更加方便地游泳……

“伙伴们，”阿丽莎招呼他们，“看样子，咱们找到一个能对植物施加影响的人了。”

“这种实验已经告一段落。”帕斯卡表示。

“希望渺茫！”阿尔卡沙随声附和着。

两个最好的伙伴和战友就这样拒绝和阿丽莎合作。

“你们不愿意飞去找他，是这样吗？”阿丽莎问，她依然对此抱有一丝希望。

“你说的那个天才住在哪儿呢？”帕斯卡以嘲讽的口气反问。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我没有听说过这种地方，”帕斯卡宣称，“可见它是不存在的。”

谁都知道，帕斯卡是天下最自以为是的人，这往往使他陷入尴尬的境地。

阿尔卡沙哈哈大笑，帕斯卡便晓得自己出洋相了，赶紧改口：

“想起来啦！塔克拉玛干沙漠在火星上。当然，它靠近南极。我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就到过那里。”

“这是亚洲中部的沙漠，”阿尔卡沙说，“我不愿意到那里去。尤其是这一阵儿，刚开春，那里夜晚的气温降到零度以下。”

他连这个也知道，真不愧为优秀生！

“你们谁也不肯和我结伴同行，是这样吗？”阿丽莎问。

“你也用不着去……”帕斯卡说。

“我做一件事，总归尽量坚持到底！”阿丽莎表示。

可她的两个伙伴对她已经连瞧也不瞧一眼——棋盘上正局势紧张，战火纷飞。

“算了！”阿丽莎在心里暗暗想着，“男人善变，男孩子更是如此。跟他们讲友谊，想想也后悔！”

不过这么一来，阿丽莎无论如何也得去找陆甫教授，非要去他的绿洲不可。她要让这两个变卦的人瞧瞧，谁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阿丽莎回到家里，立刻在电脑前坐下，给教授发电子邮件。她讲述了自己和伙伴们尝试用各种音乐去影响植物，但都徒劳无功的经过，以及后来妈妈向她诉说的陆甫教授进行的实验。阿丽莎问，她能不能在教授觉得方便的时候登门拜访，时间决不会很长，而且她不是好奇心强的旅游者，而是一名生物学方面的同行。

回信第二天就来了。

阿丽莎一打开电脑，屏幕上便出现了陆甫教授的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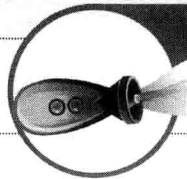
教授显得很苍老，可绝不是老态龙钟。他的脸黝黑而清癯，皱纹很深。教授头发脱光，稀疏的白胡子挂到胸前，两撇长长的髭须垂在下巴两边。岁月使他的背驼了。教授正在口述，把语音输入电脑，同时在敞亮的屋子里踱来踱去，动作干脆利落。你怎么也看不出这是一位百岁老人。

“亲爱的小女孩阿丽莎，”老人那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注视着屏幕，以年轻人般的浑厚嗓音口述着，“收到你的来信，我很高兴，因为凡是认真从事科学活动造福于民众的人，不管年龄大小，我都十分尊重。最近几年，我尽量少会客，特别是不接待那些对我的工作一无所知却千方百计要钻到我这儿来的旅游者和记者。他们怀着同样的目的：在别人面前夸耀，说见到过陆甫老人，那是个老糊涂了。”

说到这儿，教授发出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接着，他告诉阿丽莎，他的实验目前尚未完成，所以尽可能不在绿洲接待任何人，只有来自乌鲁木齐的生物系大学生和几位同行除外。教授宣称，他愿意把这个莫斯科小女孩当做同行。他还表示，小女孩最好到他的绿洲来。她可以搭乘大型载客班机飞抵大城市乌鲁木齐。

在那里，在乌鲁木齐的师范大学里，她得找到常去拜访教授的研究生伊琼。伊琼会交给阿丽莎一张航行卡。这以后，在小型飞行器的站点，阿丽莎能得到一架飞行器，不出一小时就可以把她送到沙漠绿洲。



不过，教授还向她提出一个条件，就是：阿丽莎必须独自飞来，因为教授不便同时接待数人，尤其怕有顽皮的男孩混在里面。

阿丽莎感到很幸福。她忍不住把陆甫教授的信放给帕斯卡和阿尔卡沙看。他们看完以后，帕斯卡说：

“伙伴，祝你成功。但我敢肯定，一个百岁老人，即使曾经是伟大的科学家，如今也不见得还能像精力充沛的小伙子那样思考问题。”

帕斯卡说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是指自个儿，捎带着也指阿尔卡沙。

阿尔卡沙的口气比较婉转。

“你去一趟吧，”他说，“或许真能看到有意义的东西。那时候我们将很高兴参加。不过，我确实不知道怎样和一个老人合作，他也未必能包容天才少年。”

“他害怕我们，”帕斯卡接过话头，“他会嫉妒我们的才能。”

傍晚，阿丽莎提前告诉妈妈，自己星期六要飞往塔克拉玛干沙漠。妈妈担心她容易得感冒，所以大声叮咛：

“航行中千万别忘了戴上帽子！你感冒，我要着急的，何况星期一你还得参加俄语测验呢！”

阿丽莎听话地戴上红色的针织小帽子。很久前，她曾头戴这顶帽子进入童话时代生物保护区。在前往童话时代时，大家甚至以为她就是著名童话《博士变山羊》中的人物——小红帽。

然而，在由莫斯科到塔什干再到乌鲁木齐的大型客机上，她把小帽子摘下，藏进了包里。

“乌鲁木齐”的含意是“优美的牧场”。这座城市，群山环抱，无论朝哪个方向放眼望去，都能看见白雪皑皑的峰巅。它理所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旅游中心。

大约两百年前，人们常去黑海或大西洋的加那利群岛休养。大家整日地躺在海岸边，把皮肤晒得发红、变黑，懒洋洋地吃着午饭、晚饭，夜间，在吉他伴奏下跳着舞。后来，飞机和内燃机船大量出现，人们能更加方便地去旅游了。他们乘船去夏威夷群岛休假，去乞力马扎罗山麓观看大象，

去塞舌尔群岛,潜入水下欣赏珊瑚礁,或去里约热内卢参加狂欢节。大家喜欢美丽而又舒适的环境。

星移斗转,光阴似箭。人们终于停止了互相争战杀戮,不再堵塞江河,污染洁净的空气,地球可以休养生息了。地球上的居民呢,日子过得舒舒服服,反倒喜欢起艰难困苦来了。家家户户,平安无事,生活美满又潇洒。游泳池近在咫尺,林子里可采蘑菇,摘野果,还有人工气候。

这不,人们开始前往早先无论如何都不会去的那些地方。人们全家出行,去戈壁大沙漠,去北极,去亚马孙河流域的僻壤荒村,去马来西亚的热带丛林。人们甘愿让蚊子叮蝎子蜇,忍饥挨饿,吃苦受累,然后回到家来,喜气洋洋,心满意足,因为终于经受住了一番真正的艰难困苦的考验!

乌鲁木齐当初曾是一个小城,附近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喀喇昆仑山脉和另一些荒凉的地区。后来,它成了地球上最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旅游客机在空中盘旋,要降落到亚洲第三机场时,远远便能望见宾馆和百货商店的摩天大楼。那里,还建立了航天站,因为环境严酷的沙漠和难以攀登的山峰,乌鲁木齐早已在整个银河系大名鼎鼎。因此不久以后,这里将会出现生活在巨耳星球、小灌木星球,以及其他生存条件优越的星球上的居民,他们平时在文明的社会中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然而,眼下也有小部分旅游者,他们悄悄地潜入辽阔的山区和沙漠地带,呼吸着冰凉的空气。然而无一例外,他们很快便返回乌鲁木齐市舒适的宾馆。因为那里有四十二座豪华的餐厅,有鲜美的小虾,还有暖水游泳池。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待在沙漠里坚持两天的;坚持三天,可算是英雄行为;坚持五天,堪称建立了可与马可·波罗媲美的功勋。这位意大利旅行家,许许多多以前,从威尼斯出发,也到过这些地区。

精明的当地人摸透了旅游者的心理,并不阻碍他们去体验沙漠的严酷,他们甚至还千方百计地让返回乌鲁木齐的旅客感觉像进了天堂一般,乐不思归。为了帮助旅客们以后便于向熟人讲述自己在荒凉地区的经历,乌鲁木齐还开设了许多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店铺,有人造雪豹皮、普尔热瓦利斯克马、当地作坊用古老的模型制作的佛陀面具和小偶像,甚至还有雪人脚印的照片。所谓的雪人,是旅游者经常寻觅却从来没有捕捉到